

菊影销魂令

独孤生

百花文艺出版社



124.8
285C2

菊影销魂令

独孤生 著



〔津〕新登字 (90) 002号

菊影销魂令 (上、下)

独孤生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4 3/8 插页4 字数465,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06-0872-X/I·785

定价: 13.00元

目 录

上

人物表	1
-----------	---

楔 子	1
第 一 章 淖畔顽童	8
第 二 章 古墓戏俑	24
第 三 章 鬼闹神庙	39
第 四 章 经磨历劫	55
第 五 章 巧怨双娇	71
第 六 章 瞽目公公	88
第 七 章 幽谷习艺	102
第 八 章 矾山庙会	118
第 九 章 巧试灵童	136
第 十 章 合味老店	152
第 十 一 章 燕园逛班	172
第 十 二 章 名扬大荔	190

第十三章	席棚观音	201
第十四章	黑门深院	217
第十五章	君子赌坊	233
第十六章	天仙娇娘	255
第十七章	逍遥坐场	272
第十八章	美人之轩	289
第十九章	西方老胡	306
第二十章	耶律飞霜	324
第二十一章	结义金兰	340
第二十二章	风尘戏丐	359
第二十三章	夜入戏堡	382

下

第二十四章	梨园盛会	401
第二十五章	独占鳌头	418
第二十六章	古林令现	435
第二十七章	串戏擒贼	450
第二十八章	剥茧抽丝	465
第二十九章	分道扬镳	481
第三十章	红黄双菊	497
第三十一章	党山五煞	514
第三十二章	灵空山上	528
第三十三章	油碧香车	547
第三十四章	陷入囹圄	568

第三十五章	谒见“令主”	58 ⁶
第三十六章	运筹帷幄	607
第三十七章	古墓奇遇	623
第三十八章	内线人物	642
第三十九章	彩伶罗刹	658
第四十章	九天魔音	678
第四十一章	阴风恶谷	692
第四十二章	天籁梵曲	707
第四十三章	寿诞之期	724
第四十四章	诛鬼祭仙	740
尾 声		757

第二十四章 梨园盛会

慕容灵回到客栈时，接近三更时分，他轻轻地进了屋躺下就睡，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

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四下张望，房间里空荡荡的，老叫化子不知哪里去了。等了半天，仍不见老叫化子的身影。

他朝那张床铺望了望，被褥仍是昨天的叠法，根本不见有人睡过的痕迹。看来，那老叫化子昨夜出去“撒尿”，就再没有回来。

慕容灵出了房门，见偌大一个客店，四处静悄悄地不见人迹。

于是，他走到凌仁住的房前，叫道：“凌兄，你可曾起床？”连叫了两、三声，没人答话。门未锁，慕容灵推门进去一看，凌仁也没在屋里，床角上却放着他的白色包袱。

突然，他看见包袱角处露出了他的蓝衫一角。他灵机一动：乘凌仁不在，我何不赶紧恢复本来的面貌！不然，这“媚娘”不知要当到何日才算一站呀！

当下，慕容灵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蓝色软缎长衫，将换下的红袄红裤丢在了包袱里，端一盆水洗去脸上的脂粉，将盘髻的头发打开又重新梳过。不大一会儿工夫，慕容灵又恢复了他星眉朗目、气宇轩昂的本来面貌。

一切收拾停当后，慕容灵走出房门，穿过庭院，仍不见凌仁的影子，便信步向大门口走去。

一出店门是一条大街，许多肩挑土产、药材、日用杂品、吃食的小贩应有尽有，早早地赶来摆设摊挡售卖。

“咳，慕容兄，让我好找你呀！”

慕容灵抬头一看，只见凌仁笑嘻嘻的正向自己打招呼呢。

“贤弟！”慕容灵惊喜地叫道。

“慕容兄，你昨天夜里到哪里去了？”

“我……”

“是不是瞒着我与相好的幽会去了？”

“胡说！”慕容灵脸上不由得红涨起来。他忙拉住凌仁的手，道：“梨园盛会何时开？咱们快去看看！”

凌仁的手被他一捏，浑身轻轻一颤，连忙甩开，道：“别没正经！”

慕容灵不由神情一顿。

随后，凌仁又轻轻地一笑，“走，咱们快去看看！”

两个人随着街上三、五成群的梨园人等向堡西走去，不大一会儿，便看见前面出现了一个大空场。只见空场上搭着一座高大的彩牌坊，上书一副楹联：

谈笑尽名宿，

往来皆泰斗。

彩坊下面站着二十四名衣裙颜色鲜艳的彩女，手持着红帕、香扇。

右面站着二十四名衣着鲜亮的武把子，身上各挎着腰刀。

彩女与武把子犹如雁翅左右排列着。这戏堡果然是一派好气势！

过了彩坊，便见一座用黄绫缎搭成的佛堂，甚是宽敞，穿过堂门，里面放有紫檀精雕的佛龕，内供木雕神像。前有供桌，摆着香炉、蜡钎以及钟、鼓、木鱼等敬神法器。

原来，梨园行最敬重祖师爷，凡是到会者，均须在此焚香叩首后才能进。

慕容灵与凌仁进了佛堂，也是虔诚地拜罢“祖师”后，方往里走去。

场上搭着四座大看棚，分别坐落于东、西、南、北四角。看棚内摆设有干鲜果品，美酒佳肴。此刻，四座看棚都已坐满了人。

凌仁皱着眉头，举目一看，正面搭有一座大彩棚，甚是宽敞、精致，却只是寥寥十余人。这下他可乐了，拉着慕容灵便朝那彩棚奔去。他哪里知道，这座彩棚乃是“门主席”，棚中坐的都是各门的门主。

凌仁进了彩棚后边走边看，一下就相中了最前面的一

张桌子。他冲着慕容灵咧嘴一乐，大摇大摆地坐了上去，还向左右在座的人颌首施礼。

各门门主皆惊愕莫名，因为谁也不认识他。

但慕容灵坐在此处浑身不自在，便低声对凌仁，道：“咱坐在这儿，不大合适吧？”

“合适！”凌仁道：“坐在这儿看戏，最得看不过了，你看！”

慕容灵顺着凌仁的手指望去，在前面不远处，有三座“花台”，成品字形排开。花台俱是两丈多高，以白、蓝两色布帐搭成，四面皆可观瞧。台子的四角，配有红绣球、粉飘带，还扎有五颜六色的布花。

凌仁旁若无人地对慕容灵道：“好戏全在这里唱。坐在这地方看有什么不合适的？这里要是再不合适，满场就没有合适的地方啦！”

这时，有一位中年大汉走进棚内，膘了慕容灵一眼，然后，向凌仁抱拳道：“恕在下眼拙，不知这位公子是哪门的门主？”

慕容灵一听，暗道：“坏了！这个棚是门主的位子，我说不合适嘛！”

凌仁却站了起身，抱拳还礼，满面带笑，道：“在下乃‘百戏门’门主。请章总管多多指教！”

原来，这中年大汉正是霓裳山庄的内务总管章玺。他听了凌仁的这番话后一惊，心说：“我还从未听说过天下梨园界中有这样一个‘百戏门’呀！又一想，也许确有这

一门，是自己孤陋寡闻吧！况且，人家还认识自己！”

章玺正在迟疑之际，凌仁用手一指慕容灵，道：“这位是我的拜兄，艺号九万官！”

章玺闻听，面现敬色。他忙向二人一拱手：“幸会！幸会！快快请坐！”

慕容灵与凌仁刚刚坐下，忽见一名青衣汉子领来一位红脸秃顶的老者。此老者年约五旬以上，中等身材，穿了一件土黄色的广绸长衫，左手还拿着一支竹根旱烟袋，步履沉稳，满面带笑，直朝凌仁坐的地方走来。

那名青衣汉子向章玺躬身施礼，道：“禀总管，‘戏寨’的王老寨主驾到！”

“戏寨”与“戏堡”齐名，都是名震梨园的大戏窝子，虽同是唱“秦腔梆子”的，但“戏堡”是“上路调”，“戏寨”是“下路调”。梨园行称“戏堡”为南梆、“戏寨”为北梆。

这位“北梆门”门主“金嗓逐雷震晋北”王肃岐，乃是晋北忻州的一位梨国大豪，名门正派，在梨园行中是有名的“好好先生”，深得同道敬仰！

王肃岐冲着彩棚中在座的各位门主双手抱拳，道：“列位，对不住。方才路上遇上了个熟人，闲聊了几句给耽搁了，因此，迟来了一步，抱歉！抱歉！”

在座的各门门主全站起来了，一齐回了礼。

凌仁也跟着站立起来，道：“王老哥，不迟！不迟！来得正好！正好！”

领路的青衣汉子发现王肃岐的座位被别人占了，便用眼望着章总管，低声道：“总管，这位子……是排定的……”

章玺悄悄让领路的青衣汉子又为王肃岐另找了一个座位。

这当儿，就听场上响起了一阵紧锣密鼓声，很象是开戏前的“打通”。

此时，场上千余人等，竟没有半点嘈杂之声，气氛显得很肃穆。章玺与青衣汉子也转身出了彩棚。

开始，场上响起的是“柳摇金合头”曲牌。这是一首用笛子与唢呐吹奏出来的曲牌，在戏里多用于伴奏礼仪场面等。

凌仁道：“看吧，好戏快要开场了！”

果然，在一片喝彩声中，霓裳山庄庄主薛天锡登上了彩棚，站在中央，沉稳庄重，嘴角含着一丝温和的微笑，气度从容而安详。

整个广场上顿时显出一片肃静，众梨园豪杰的目光一齐投向了薛天锡的身上。

薛天锡向全场抱了一个四方高拳，朗声说道：“在下薛天锡，不揣冒昧，发出请柬，承蒙各位门主、班主和诸位梨园同道，不辞远道跋涉之劳，驾莅戏堡，使得重建之戏堡蓬荜生辉，草木皆荣。薛天锡衷心感到无比荣幸……”

广场上，除了薛天锡的语音外，一片肃然，鸦雀无声，梨园俊杰们全都屏息凝神地静静地倾听着。

薛天锡接着说：

“十七年前的今天，‘戏堡’被焚毁，一代伶杰皇甫纯卿夫妻罹难。在下虽然无缘结识皇甫老板，但他在江湖上种种侠情义事，薛某不胜景仰钦敬。是以实地考察，邀请名匠，按照原来宅第式样重新建起这座戏堡。藉此纪念一代名优，同时也好让梨园同道有个凭吊之所……”

慕容灵听了薛天锡这种冠冕堂皇的一番话，心中颇受感动。他想：这位薛老前辈不惜巨资，重修起这座被火烧的戏堡，只是出于对皇甫纯卿的钦佩，这份胸襟、品德、高谊实在难得！

凌仁听着听着，嘴角微微向上一撇，从鼻子里发出哼地一声。慕容灵闻声，扭头去看凌仁。凌仁轻声道：“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谁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呢？”言罢，朝慕容灵眨了眨眼睛。

“此次束邀各位莅临戏堡，除了凭吊皇甫老板之外，还有一桩大事——”

薛天锡的话，说的声音虽然不算太高，但却有一种令人心肺震撼的力量！他略一停顿，继续道：“十九年前的重阳佳节，江南黄花岛召开了一次‘声通天籁’竞技大会，‘盖九州’皇甫纯卿艺挫群英，荣膺‘天下第一伶’之桂冠，为我北国争光增辉。明年重阳，又要举行二十年一度的‘声通天籁’盛会，特请众位共筹推举竞技人选之事……”

此言一出，满场一阵大哗，议论纷纷：

“哎，大哥，你不是说薛庄主的千金‘西天玉凤’薛

艳艳要摆擂台招女婿吗？怎么……”

“三弟，你不是也听说还有什么《戏经》之事吗？”

“这是谁传出的风呀？”

“我看造谣的人居心不良……”

……

嘈杂之声不绝于耳。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安静下来。

薛天锡接着说道：“列位，在下摆下‘梨园擂’，欲通过竞技，以决定参加黄花岛盛会的人选，产生‘西天第一伶’……”

这时，自东看台上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薛天锡，你有什么资格摆这个梨园擂？”这声音如同洪钟，震得满场人的耳鼓嗡嗡作响。

薛天锡闻言脸色一变，朗声问道：“尊驾是何人？”

“‘西梆门’代门主铜骡！”

慕容灵闻言心头一震：啊，师兄们也来了！

“啊，鼓王！”满场人俱是感到一震惊讶。

何故？一是“鼓王”的名声太大了，如果天下梨园界要评选“天下第一乐工”的话，那么，无疑“铜骡”为“天下第一鼓师”，而他的师弟“铁马”则为“天下第一琴师”！；二是自盖九州失踪、戏堡被焚后，这鼓王与笛仙在梨园界也随之消声匿迹了。如今，他突然出现在大厅广众之前，人们能不感到惊异吗？

此时，薛天锡哈哈笑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鼓王啊。久仰！久仰！尊驾自称是‘西梆门’的代门主，究竟

是怎么回事？还望示告明白！”

铜骡道：“薛庄主感到奇怪吗？敝师兄乃是原‘西梆门’门主，由于他失踪于江湖，敝门尊长决定由他的师弟暂行代理门主，执掌门户，难道这也有非议吗？”

薛天锡“嘿嘿”笑道：“这是贵门内部事务，在下不便干预。既然尊驾身为‘西梆门’代门主，忽在下失迎之罪，还望移驾到这里就座！”

铜骡道：“那倒不必。现在，请薛庄主回答在下方才提出的那个问题。”

“让我来回答好吗？”随着一句公鸭般的话语声，一位老太监颤微微地走上彩棚，他身后还跟着两名小太监，手中各捧一件黄袱。

薛天锡忙将老太监搀扶到彩棚的中央，然后高声向全场宣布：“这位乃是大内南府景山总管邵圣嘉公公！”

满场人俱是一怔，戏堡摆擂，怎么连皇宫大内的南府总管也惊动了？

邵圣嘉将左手一扬，左首的小太监就将手中的包袱打开，捧在他的面前，竟是一卷“圣旨”。

邵圣嘉道：“圣上闻知霓裳山庄薛天锡筹资重修戏堡，以凭吊天下第一伶盖九州，龙心大悦，当即降下圣谕，责令薛天锡在戏堡内筹办梨园大擂，并决出‘西天第一伶’。圣上亲赐‘龙纹白玉戏规’一个，以作为信物。”

话音未落，全场皆惊，薛天锡是奉旨行事呀！

只见邵圣嘉又一扬手，右首的小太监又将捧着的黄袱

打开，里面竟现出一架洁白晶莹的“戏规”。

所谓戏规，就是戏班每日公布戏码的器具。它是高约六、七寸，宽约一尺左右的一个木架，中间镶嵌着象牙或牛骨制成的小签条两排，约有二十个。每天戏码确定后，即写在戏规上。

而这座“龙纹白玉戏规”，其整架戏规乃是用美玉雕琢而成的，故而珍奇无比。

邵圣嘉用手一指“戏规”，道：“这就是圣上所赐的‘龙纹白玉戏规’！此规架乃是一块完整的碧玉雕成，而那二十块小签条，则是由两块白璧无瑕的整玉雕成的。最奇特的是，这两块整玉上各隐隐现有龙纹，犹如在云雾中探首探爪的两条神龙一般，颜色呈青灰色，是天然生成的，其龙姿活灵活现。每块玉各切割成了十块小签条，而对将起来，神龙便严丝合缝，再也看不出切割的痕迹了。”

邵圣嘉语气一顿，又道：“圣上口谕，戏堡梨园大擂决出‘西天第一伶’，便可持此规作为信物，即为北六省梨园盟主，并以此规号令北方梨园界，凡见此令者，莫不听从！”

邵圣嘉说完，转身回到为他特设的太师椅上落坐。那“圣旨”与“龙纹白玉规”则供在刚刚陈设好的香案之上。

薛天锡微笑着巡视全场，道：“诸位，谁还对在下主持这次梨园大擂存有异议吗？”

满座再无人敢言语了。

薛天锡满面笑容，冲着全场又抱了一个四方高举，然后神情庄严地朗声宣布，道：“西天梨园大擂正式开始！”

“柳摇金合头”的乐声又一次演奏起来，随即，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薛天锡待场上静下来之后，又道：“擂台一切规章，悉依往例行事！本擂主决定，现请‘碗碗’、‘眉户’、‘罗罗’、‘赛赛’、‘线腔’、‘耍孩儿’、‘弦子’、‘秧歌’、‘逆情’等九大门门主以及‘梨园寨寨主肃岐兄，共作擂台仲裁！”

十位门主在彩棚中一齐站立起来，向四方抱拳致意。于是，场上又是一阵喝彩声！

薛天锡再次宣布：“本擂主宣布，预赛抽签现在开始，请有意夺魁者准备登台，每一组比赛十八场文戏，十八场武技，以优胜者转入下一轮。”

慕容灵听罢薛天锡一番话，眼睛朝彩棚左右一看，心中大为不安。低声对凌仁道：“咳，凌贤弟，我看这个地方坐不得了……”

“这地方正好看，怎么坐不得？”

“你没听说么，这彩棚之内的人，都是各门门主，又是此次擂台的仲裁，咱俩坐在这儿算个啥？”

“管他哩！坐着吧，撵得厉害了再说！”

“非等着人家撵下去呀？”

两个人正在交头接耳，悄声说话之际，却又引起了薛天锡的注意。他发现在彩棚里竟会出现了两个少年人，不